

# 傀儡帝與東北王

陳嘉驥

## 溥儀與奉張之間

### 溥儀登基不祥預兆

溥儀生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舊曆一月十四日。光緒三十四年舊曆十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病篤時，由慈禧親自決定，立溥



末代皇帝溥儀兩歲時的照相。

儀為嗣皇帝，承繼同治兼祧光緒而為宣統皇帝。溥儀入宮未兩天，光緒與慈禧即相繼去世，雖然慈禧與光緒均患病已久，且病勢不輕，然一入宮，竟使兩人相繼去世，便已令人目為不祥。

溥儀係於光緒卅四年舊曆十二月初二，在北京紫禁城內的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正式為愛新覺羅氏的滿清皇朝第十代，也是最末一代的皇帝。登極時，溥儀係由其父攝政王載灃抱着坐上寶座，這時太和殿上鐘鼓齊鳴，羣臣黑鴉鴉的一片站在殿堂上，在高呼萬歲、萬萬歲聲中，向這位幼兒行三跪九叩禮。孰不知這個莊嚴的場面，竟嚇得這個小皇帝號啕大哭，這時攝政王載灃不知所措，竟口不擇言的哄溥儀說：「別哭了、別哭了！一會兒就完了！一會兒就完了！」

載灃的不祥的話，這時被站在近處的幾位王公大臣聽得清清楚楚

，氣得突動與張之洞等人直踩脚。載灃為人忠厚老實，在承平之世做一個現成的王爺，那是再好沒有，因為他既不會弄權弄勢，亦不會作威作福，但叫他主持國政，他的才華就不足以應付了。

當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成為定局時，他毫無憂傷之色，並說我今後沒有那些麻煩事，總可以回家抱孩子玩了。筆者在北平求學時（民國廿四年），一次在西交民巷一家銀行前，看到載灃衣古銅色夾袍並單一黑色坎肩，站在銀行臺階上數鈔票，數了一遍又一遍，在臺階下有一輛漂亮的洋車在等待他上車。

溥儀係於一九一一年，也就是宣統三年，被中國革命勢力撵下皇帝寶座，他那時才五歲；正是懵懂不懂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齡，只知與宮中小太監一塊兒嬉戲，一點沒有什麼失落的感覺。其後，他年歲稍長，才知道自己似乎與眾不同，無論是誰都得向他叩頭請安，慢慢的知道自己是清朝的遜位皇帝，但是仍保有尊號的無土無民的假皇帝，因而有了要做真皇帝的慾望。

溥儀在九歲時，已竟知道自己要保持滿清皇

帝的尊嚴，同時也知道明黃色，只有他一人才能使用，他人使用便是犯罪。在溥儀自傳中曾有如下的記載：「每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腦子裏便浮起一層黃色：琉璃瓦頂是黃的，轎子是黃的，椅墊子是黃的，衣服帽子的裏面，腰上繫的帶子、吃飯喝茶的瓷製碗碟、包蓋稀飯鍋子的棉套、裹書包袱皮、窗簾、馬櫃……無一不是黃的。這種獨家佔有的所謂明黃色，從小把唯我獨尊的自我意識，埋進了我的心底，給了我與衆不同的「天性」。」

溥儀在日記中又說：「噓噓之聲早已成了絕響，現在想起來，那調兒很使人發笑。但是我從小便習慣了它，如果別人不以這個聲調回答我，反而是不能容忍的。對於跪地，也是這樣，我從小就看慣了人家給我磕頭，大都是年歲比我大十



溥儀的父親忠厚老實的攝政王載灃。

幾倍的，有清朝遺老，也有我親族中的長輩，有穿清朝袍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禮服的民國官員。」

### 復辟運動進行經緯

溥儀遜位後，復辟運動可以說沒有一天停止過。在溥儀年幼時，復辟運動由清朝一些頑固不化的遺老舊臣們來策劃；溥儀稍長後，逐漸懂事了，便與這些遺老們共同進行。溥儀之有復辟思想，由其對袁世凱的不滿便可看出端倪來。在溥儀日記中，便會由對袁世凱不滿，引發他對當時的現狀有恥辱感，要想消除當前的恥辱，當然是只有復辟一個途徑。溥儀日記中說：「袁世凱吃飯了，總管大監張謙和有一次告訴我，袁世凱吃飯的時候還奏樂，簡直是「鐘鳴鼎食」，比皇上還神氣！」溥儀在日記中

又說：「張謙和的光嘴巴抵得扁扁的，臉上帶着忿忿然的神色。我這時不過九歲上下，可是已經能夠從他的聲色中感到類似悲涼的滋味！軍樂聲把我引進到恥辱難忍的幻象中，袁世凱面前擺着比太后還要多的菜餚，有成羣的人伺候他，給他奏樂，搗着扇子……。」

在清朝退位時，曾規定溥儀將來要搬到頤和園裏去居住，就是由於這條規定，清朝自太后隆裕、溥儀、遺臣以及嬪妃與太監，無不憂心忡忡的。有知識的清朝遺老，認為一離開皇宮，光復祖業就更困難了；太監們則都有了頤和園，便大家誰也活不成的感覺。因為這時滿清王族對袁世凱究竟什麼心思，一點也搞不清楚，袁世凱不是甘於作民國的大總統就夠了？他有沒有先取清朝然後再取民國的野心？袁世凱究竟是不是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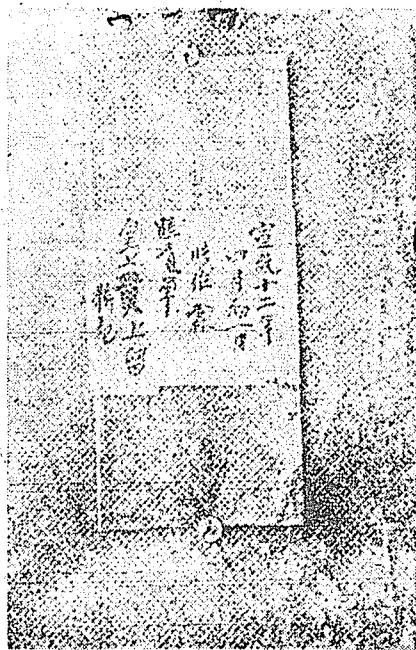
嗣中國國民黨在南方發動第二次革命，聲討袁世凱，但不久即被袁世凱所擊敗。袁世凱獲勝後不久，即命軍隊包圍國會，強迫議員選他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大總統。袁於當選後，非常得意，不知道他在一種什麼心地下給溥儀寫了一個報告，溥儀接到這個報告，交與遺老們遍觀，於是大家紛紛揣測，認為袁世凱這個報告是有意再擁皇清の間接表示，否則他何必多此一舉？不久大家便得了一個結論說：「項城（袁世凱係河南項城人，大家均以項城稱呼袁世凱）當年和徐、馮、段說過；對民軍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徐、馮、段才答應辦共和，也許這就是智取」。又云：「袁世凱常說『辦共和』辦得怎麼樣，既然是辦，就是試行的意思。」更有人云：「那個優待條件裏的辭位的辭字有意思在內，為什麼不用退位、遜位，袁世凱單要寫成個辭位呢？辭者，暫別之謂也。」

其後，袁世凱帝制自為，這一盆冷水澆在溥儀及遺老們的頭上，才使他們藉袁世凱復辟迷夢清醒過來，但是對復辟之希望絲毫沒有動搖。俟袁世凱洪憲王朝失敗，袁本人也因氣憤而患尿毒

症死去，復辟運動反較以前更為熾烈起來！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清朝遺老們祛除了對袁世凱時代的疑懼，因為他們知道現在的當政者，已沒有袁世凱那種可以帝制自為的力量，因此對復辟充滿了希望。這時的紫禁城，已經開始又活躍起來，一些頭腦保守的人，仍然不忘滿清，他們雖然已經出任民國官吏，但是還是希望得到清廷的榮典。活着的袁世凱、南書房行走等名堂；死了的，則由他們的後人輾轉要求擬旨賜給諡法，如什麼文忠文靖等名堂。到了民國六年，有辯帥之稱的張勳進宮請安，開始出現了復辟高潮。

民國六年五月十三日，陳寶琛、梁鼎芬、朱



### 張作霖進貢單

民國十三年溥儀出宮後檢出之張作霖進貢單上有「宣統十二年」字樣。

益藩等三位溥儀的師傅，與張勳對復辟的事商量就緒，由張勳出頭向溥儀要求復辟。溥儀在陳寶琛等安排下，先假裝着推辭了一下說：「我年齡太小，無才無德，當不了如此大任」。然後在張勳固執之下說：「既然如此，我勉為其難吧！」於是溥儀就又是「大清帝國」的皇帝了。

在這幾天裏，北京前門外成衣店大為興隆，清朝時的袍褂成爲大家爭購對象，剪了辮子的人到處找馬尾做假辮子。紫禁城裏的陳寶琛等，却與滿清的王公爭權，結果當然陳寶琛獲勝，由溥儀頒佈「上諭」，禁止親貴干政。王公一看這還得了，於是把溥儀的父親醇王載灃擁出來，想辦法把權奪回來；陳寶琛囑咐溥儀說：「本朝辛亥讓國，就是這般王公親貴干政開出來的，現在還要鬧，真是胡塗已極！皇上萬不可答應他們！」

這次復辟行動中最大失策，就是沒給段祺瑞一個適當安排，由他來當什麼北洋大臣，握有實權的張勳稍爲退讓一下，說不定使這次復辟延長幾個月甚至一、二年也未可知。陳寶琛他們忽略了這一點，段祺瑞一生氣在馬廠誓師，來維護共和政體，帶着人馬打向北京，張勳的辮子兵竟然一戰即敗，張勳逃到東交民巷荷蘭使館去了。

溥儀乃於五月廿日又下了一個退位詔書，這次皇帝前後連頭帶尾只作了八天皇帝，便又告夭折了！

### 砸開御寶復辟失敗

溥儀復辟時，當段祺瑞指揮的討逆軍逼近北京城郊，在絕望掙扎中，陳寶琛、王士珍、張勳等商議出了一個最後辦法，決定擬一道上諭給張作霖，授他爲東三省總督，命他火速帶兵勤王。張作霖當時是奉天督軍，對張勳只發表他爲奉天巡撫，心中非常不高興，所以這時才提升他爲東三省總督，當然大家現在把所有希望寄託在這一招上。當這個上諭寫好後，在用「御寶」時發生了問題，原來印盒上的鑰匙在溥儀他父親載灃手裏；這時陳寶琛急得如熱鍋上螞蟻，爲了節省到醇王府去拿鑰匙時間，他當機立斷，叫人把印盒上的鎖用器具砸開。然後，立即取出「法天立道」的御寶，在上諭上用了印，這才交給張作霖的老朋友，一向對清朝忠心耿耿的張海鵬親自星夜出關去交給張作霖。不料張海鵬剛出了北京城，就被段祺瑞討逆軍的前鋒部隊逮個正着，這一招又撲了個空，八天的皇帝生活便又告壽終正寢。張海鵬後來在九一八事變後，第一個便投降了日本，替日本做先鋒去攻打黑龍江，給馬占山打得落花流水，其所以如此，就是他對日本將「擁護」溥儀去做偽滿皇帝當了真；據說當溥儀到了東北，原來過的是日本傀儡生活，張海鵬才大夢初醒，悔不當初，但爲時已晚。

本來皇帝的御寶，是代表一個朝廷的命運，最爲受人重視與尊敬，末代皇帝往往爲了保衛御寶不惜犧牲性命。就是一般官吏，所看重的也是顯印，有時爲了躲避賊匪之亂，那官吏逃亡時必

需攜帶大印而行，如果作官丢了印，那就罪加三等。現在溥儀在慌亂中，竟把代表整個清朝御寶，用非常的粗野方法，砸破寶盒把御寶拿出來，這就犯了極大忌諱。一般說法，這個放御寶的寶盒如不是被砸開，溥儀的復辟行動還不一定失敗，因為那時除了張勳的辮子兵還在準備背城一戰外，據說段祺瑞的討逆軍，有一部份人對清朝還有眷戀，不準備對北京展開真正攻擊。迫御寶受了驚，討逆軍的行動忽然轉趨積極，才真的對北京展開攻擊，而張勳的辮子兵本來信誓旦旦的與北京共存亡，忽然間一嘩而散，好像聽到什麼話受了邪似的，這真是命運了！

陳寶琛為什麼想到張作霖，並頒發上諭命他帶兵晉京勤王，這也有其原因的。因為辛亥革命時候，所有北洋軍隊都在袁世凱唆使下，上電要求共和，尤其段祺瑞他是領銜上電的一人（溥儀復辟時忽略了，實在是張勳等重大失誤，如果段祺瑞沒有上電要求過清朝還政於民締造共和的話，這一次也就不一定挺身而出；同時，如果溥儀給他一個重要位置，這也等於他對復辟有功，既可沖淡他昔日上電要求共和的一段往事，並可解釋為那次是受袁世凱之迫，段祺瑞也會受命的）而張作霖是當年唯一站在維護清朝立場的將領，而在目前他也是保守派將領中唯一握有相當兵力的人。

溥儀遜位後，袁世凱當權時代，對各地軍人管制甚嚴，各將領多不敢違抗其命令。這時的張作霖也對袁世凱奉命唯謹，一點也不敢粗忽大意，但是他仍設法託人，每年都給溥儀上貢一次，

藉表忠心。袁世凱死後，羣雄各自分立，全都是老大誰也不服氣誰，這時的張作霖便毫不顧忌的，每年專派一人晉京為溥儀上貢。所以當溥儀面臨危機時，第一個便想到張作霖，否則他為什麼不給近在咫尺的山西閻錫山、山東的張懷芝、安徽的倪嗣沖，或直隸的曹錕等人頒發上諭，命令他們帶兵晉京勤王？

其後，馮玉祥把溥儀趕出紫禁城外，不久他便由東交民巷逃到天津日租界。可是，溥儀並不安份，對復辟運動仍然積極進行，在其自傳中有以下一段記載：「我在天津七年期間，拉攏過一切我想拉攏的軍閥，他們都給我或多或少或多的幻想。吳佩孚會上書向我稱臣，張作霖向我磕過頭，段祺瑞主動地請我和他見過面。其中給過我幻想最大的，也是我拉攏最力，為時最長的則是奉系將領們，這是由張作霖向我磕頭開始的。」

溥儀跑到天津時間為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七時自北京秘密啓行，這時正是剛剛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因為馮玉祥倒戈，而將吳佩孚打敗的奉軍佔領着河北省包括天津市在內威風凜凜的時候。當時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聽說溥儀到了天津，立即以地方官的身份去拜見溥儀，表達了對其保護之意。

### 張作霖向溥儀磕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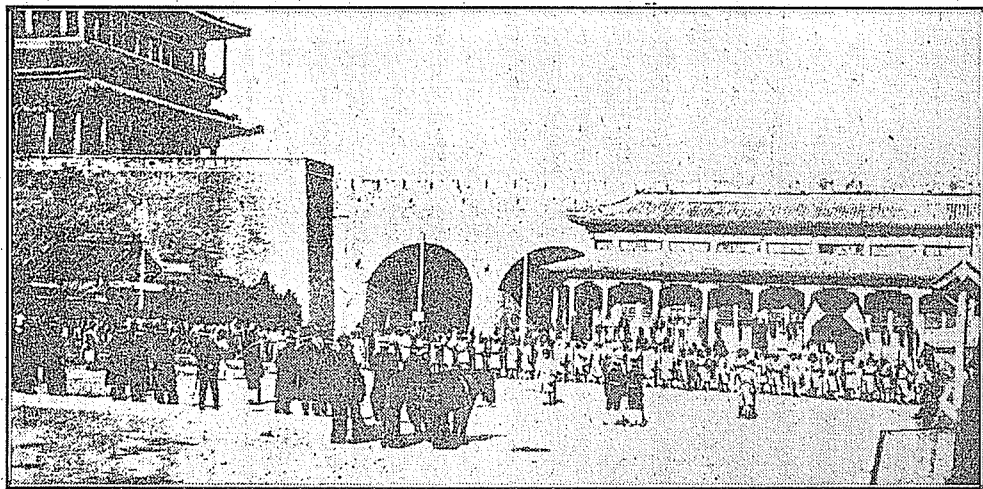
民國十四年六月，這時張作霖已牢牢的掌握了北京，把馮玉祥的勢力予以壓制，有了餘裕去處理其他問題，因此他在高興之餘，派其親信閻澤溥，通過溥儀的岳父榮源，送了十萬元給溥儀

。閻澤溥並轉達張作霖的意見說：「張作霖將軍有意向皇上請安，惟他不願進入外人的租界，不知皇上是否肯移駕至張將軍行館？」陳寶琛對此事堅決反對，他認為皇上的身份是如何的尊貴，怎麼可到民國將領的家見這個將領，這太有失身份，溥儀因為有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那一幕，還有餘悸在心，對那時軍閥們都不放心，所以便在陳寶琛的「到租界以外去看民國將領，那是萬萬不可以」的聲中，回絕了張作霖的要求。

榮源嫌陳寶琛太過保守，對平空失去籠絡一個將領以備他日復辟之用的機會，頗覺可惜，他乃於第二天晚上，趁陳寶琛不在的時候，把閻澤溥領了來。榮源說：「張將軍正在他的行館，等待皇上的駕到，張將軍已將中國地界佈置得十分嚴密，皇上去絕無危險；張將軍再三表示，他應該來給皇上請安，只因他不便進入租界來；皇上見了他不妨給予溫語慰勉，將來恢復皇清時，張將軍必會盡力，機會萬不可失。」

溥儀在自傳中也這樣寫着：「經過榮源再三宣傳張作霖的忠心，加之我想起了不久前他對我表示過的關懷，我又早在宮裏就聽說過，除了張勳之外，張作霖是對於清朝最有感情的。因此，我沒有再告訴別人，就坐上汽車出發了。」

溥儀坐車出了日本租界，在閻澤溥的前導下，到了張作霖的天津行館曹家花園。這時曹家花園門口有兩排儀隊，從大門口一直排列到大門裏，個個以嚴肅的態度恭迎溥儀的汽車，這時溥儀心花怒放，因為他好久沒有受人這樣尊敬了。溥儀在自傳中寫道：「我下了汽車，被人領着向一



民國十三年冬「東北王」張作霖入京時軍隊在正陽門一帶列隊歡迎張作霖之情景。

個燈火輝煌的大廳走去。這時，迎面走來了一個身材矮小，便裝打扮，留着小八字鬍的人，我立刻認出這是張作霖，我遲疑着不知應用什麼儀式對待他——這是我第一次外出會見民國的大人物，而榮源却沒有事先指點給我——出乎意外的是，他毫不遲疑地走到我面前，趴在磚地上就向我磕了一個頭，同時問：「皇上好。」

這時的溥儀心裏好不高興，也向張作霖回了一聲上將軍好，並略一躬身就着勁將張作霖扶起來，對張作霖這個意外的磕頭舉動心中頗為感激，並將走出日租界時那種降尊紆貴的感覺一掃而光，轉而對復辟又燃起了希望之火。

溥儀在曹家花園客廳坐定後，便與張作霖展開談話，張作霖第一句話便罵馮玉祥不該逼宮，並說馮玉祥這樣作，完全是為了覬覦宮中的寶物。張作霖隨即表示，他是非常注意保護古代文化和財寶的，奉天清朝故宮他保護得非常好，一仍舊樣半點損壞也沒有。

並將張作霖與溥儀談話內容介紹於後：  
張：馮玉祥逼宮，完全是覬覦宮中的寶物，我一向非常注意保護古代文化和財物，所以把奉天的宮殿保護得很好。皇上去東交民巷時，我已經帶兵到了北京，已經有足夠力量來保護皇上了。

溥：張上將軍對我的惦念，我完全知道，當時因馮玉祥軍隊還在，實是不得已才進入日本使館。

張：皇上要是樂意，到咱奉天去，住在宮殿裏，有我在，怎麼都行。

溥：張上將軍真是太好了。  
張：以後缺什麼，皇上儘管給我來信，我一定照辦。

溥：沉默——他這時心中說：「我什麼都不缺，只缺一個真正皇帝寶座。」

副官：楊參謀長（宇霆）來求見。

張：不着忙，呆會兒再說！

溥：上將軍很忙，我就告辭了。

張：不着忙，不着忙。

溥：站起來告辭。

張：亦站起來，很恭敬的把頭低着送溥儀，並隨溥儀走出，一直送到汽車旁。

溥：上將軍請回罷！

張：皇上慢慢走——這時張一眼看到有一個日本便衣站在那裏，他明瞭是隨行保護溥儀的，他故意大聲說——皇上在日租界，要是日本小鬼欺侮了你，你就告訴我，我會治他們。

溥儀在自傳裏也這樣寫道：「第二天日本總領事有田八郎向我提出了警告說：『陛下如再私自去中國地界，日本政府就再不能保證安全！』雖然張作霖說他會治日本小鬼，雖然日本領事提出這樣的抗議，但是當時任何人都知道日本人和張作霖的關係，如果不是日本人供給張作霖槍砲子彈，張作霖未必就能有那麼多的軍隊。所以由那次會見在我心裏所升起希望，並沒有受到這個抗議的影響，更不用說陳寶琛那一派的反對了。」

極力拉攏奉系將領

自從溥儀看過張作霖之後，便與奉系將領之間展開交往，溥儀並爲了討好這些將領，將過去磕頭請安的禮節免掉，只要一鞠躬就可以了，溥儀對年歲比較大的將領，有時伸出手來和他們握一下手，以示籠絡。這一項改進，溥儀深爲得意，那些迂腐遺老們，則認爲這是皇上天縱英明，肯革新上進的聖主，大清皇朝匡復指日可待，因此奉系將領中只有張作霖一人向他磕過頭，這倒真是出乎意料的一件事。

醇親王載灃的管家張文治是一個很會交際籠絡的人，他與奉系將領中有不少換過帖的盟兄弟，載灃特將張文治派到天津專司與奉軍聯絡之事。張文治果然身手不凡，到天津沒幾天便與張作霖手下大將，並且成爲奉系中獨成一系的張宗昌又換了帖。由是張宗昌手下大將褚玉璞、畢庶澄，也都跟在張宗昌之後，偷偷的到日租界張園向溥儀請安。溥儀對畢庶澄印象最好，因爲畢庶澄對溥儀的復辟最爲熱心，他一張嘴便是皇上長皇上短的，並說國人人心思清，將來唯有恢復帝制才能救中國，現在這個樣子羣龍無首怎麼行？畢庶澄當時爲張宗昌的一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其地位張宗昌手下的將領中是僅次於褚玉璞的一人，他爲了巴結溥儀，曾請溥儀到他的旗艦海圻艦參觀，海圻官兵以元首之禮歡迎溥儀。後來，畢庶澄與褚玉璞爭權，被褚玉璞出其不意捉住，不問青紅皂白予以槍斃，使溥儀大爲傷心。

張文治有一天告訴溥儀說，現在張學良爲奉軍中靈魂人物，他有舉足輕重之勢，尤其對年輕將領中更有領導作用，皇上如得能召見張學良則

奉軍中對復辟將再無人反對。果不然，有一天張學良在胡若愚帶領下，進入日租界的張園向溥儀請安，溥儀也特別用溫語嘉勉幾句。畢庶澄死後，固然很使溥儀失望，但他與張宗昌的關係却越來越親密。在溥儀被逼出宮，住在他父親醇親王載灃的北府時，張宗昌爲奉軍開往北京的先鋒部隊，他曾奉張作霖保護「宣統皇上」的密命。所以，張宗昌一抵北京近郊，就進入當時馮玉祥部下鹿鍾麟嚴密控制下的北京城，化裝到醇親王的北府，向溥儀叩頭請安，表示一俟奉軍大部隊開到，將負責保衛溥儀安全，並請其稍安勿躁。溥儀進入天津日租界後，只要張宗昌到天津，便一定抽空去見溥儀請安，並說些匡復清朝時機將至等囑語。

民國十五年，張作霖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共同討伐馮玉祥，與馮的國民軍激戰於南口，由張宗昌部隊首先進入南口，溥儀聽說後馬上給張宗昌寫了一封嘉勉的信。其內容爲：

字間

效坤督辦安好，

久未通信，深爲想念，此次南口軍事業已結束，討赤之功十成八九，將軍以十萬之衆轉戰直魯，連摧強敵，當此炎夏，艱險備嘗，堅持討逆，竟於數日內，直搗賊穴，建此偉大功業，挽中國之既危，滅共產之已成。今赤軍雖已遠颺，然根株不除，終恐爲將來之患，仍望本除惡務盡之意，一鼓而蕩平之，中國幸甚，人民幸甚，現派索玉山贈與將軍銀瓶一對，以爲此次破南口之紀念，望晒納。

漢卿、芳辰、蘊山，均望致意。

由以上這封信，當可看出溥儀與奉系軍閥關係之良好，其復辟之舉將在指顧之間，倘非我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及時率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統一了中國，說不定溥儀還會進入北平的紫禁城，再作一次皇帝夢亦未可知！

北伐統一後，張學良的易職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示歸順中央之舉，使日本人大爲忌恨。蓋日人深恐中央力量達到東北後，中國之富強指日可期，那時中國當然不會再容許日本對東北的榨取特權，因此肇致了九一八事變。

當時的溥儀爲復辟慾望沖昏了頭，竟然不擇手段的與日本合作起來，偷偷的自天津跑到東北，幹起日本的傀儡皇帝來。這時溥儀才大夢初醒，日本人是不会讓他做眞皇帝，不過利用他作幌子來侵佔中國的東北罷了，後悔已來不及，只有任由日人擺佈了。溥儀在東北的生活情形，以及他在日本戰敗後，他以證人資格出席東京戰犯法庭的供詞，充份表示出了他對日本的痛恨心理，筆者曾在「廢帝英雄淚」裏有詳盡敘述，在這裏不再贅述了！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